

【民间博物馆】

# 鲁版“乐家老铺”的经营之道

## ——宏济堂博物馆探秘

□文/图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

一部《大宅门》，捧红了“乐四爷”和宏济堂；一次旧城改造，改变了宏济堂西号的命运。乐镜宇在药店经营中恪守家族古训，扶贫济困，诚信厚行，奠定了宏济堂的百年辉煌，同时也树立了“乐家老铺”的外埠标杆。

### 一语激出个“乐家老铺”

济南宏济堂与北京同仁堂、天津达仁堂并称“江北三大名堂”，而这三大名堂外都高悬着“乐家老铺”的匾额，其中的血缘关系往往容易被人所忽略。乐氏祖先最初创办了北京同仁堂药铺，并且世代相传，故同仁堂又称“乐家老铺”。

产业壮大后，乐家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开设分号。为了保存同仁堂这块独一无二的老招牌，家族规定开设分号时不准用同仁堂的名义，只准使用“乐家老铺”的招牌。

济南宏济堂的创始人是乐镜宇，也就是电视剧《大宅门》中白景琦的原型。乐镜宇是同仁堂店主乐朴斋的侄子，人称“乐四爷”。乐四爷虽系同仁堂药店东家，但自幼受父兄歧视，所以养成了特立独行的反叛性格，对家族的药铺事业并不上心。

对此，恨铁不成钢的乐朴斋曾对乐镜宇说：“将来不许你动草字头，这行饭你吃不了！”草字头指中医药行业，一听这话，向来不愿意经商的乐镜宇反倒下定决心，非要在药业上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后来几经曲折，乐镜宇到济南闯荡，于1907年创办了宏济堂。

到了1934年，乐镜宇的宏济堂药品销售额已占到北京同仁堂的三分之二，成为乐家的重要财源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“顽劣”的乐四爷会有如此的经营手段，正所谓“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天马奋蹄自有成”。

乐镜宇经营的济南宏济堂药铺原有东号、西号和中号三家，如今东号已经拆除，中号系新近重建，只有西号经过平移后保存最为完整。现在西号已建成了宏济堂博物馆，其中处处还烙着“乐家老铺”的印记。

在宏济堂博物馆展区入口墙面正中，悬挂着创始人乐镜宇的照片，两侧有一联，名曰“修合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”，正是“乐家老铺”的一条祖训。“修合”指的是中成药的制作过程，此联是说在药品的制作过程中，用药斤两是否足秤，所用药材是

否上乘、制作过程是否真按规矩去做等等，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，旁人无从了解。医者所为是否对得起病家，上天都知道，善恶自有公论。

东号曾是宏济堂的总店，乐镜宇对它也最为用心，临街门面是仿造北京同仁堂设计的。如今，博物馆中珍藏着当年镶嵌在东号正门上方的三块石匾，分书“乐家老铺”、“灵兰秘授”、“琼藻新裁”。

说来有趣，这三块石匾也是与北京同仁堂同款的，系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克勤郡王爱新觉罗·寿龄于辛丑年(1901年)所书。相传解放前乐氏各房开药铺时，都要到同仁堂拓其字，刻其匾，以示为乐氏药铺的正宗。“灵兰秘授”指同仁堂的医药理论、资料和方书等都是从黄帝的灵和兰室秘密传授而来的，弥足珍贵。“琼藻新裁”意为同仁堂的药都是最新鲜、最珍贵的。

### 老铺子和老钱柜

位于济南经二纬五路的宏济堂西号现在既是药店，又是博物馆，堪称“活化石”。



宏济堂博物馆入口的乐镜宇像及楹联



宏济堂东号的老钱柜

这座建筑始建于1920年，1924年到1928年间翻建为楼房，两层砖木结构，由南楼和北楼组成，总建筑面积约506平方米。

被顾客踩凹陷的门槛、古朴厚重的实木柜台、木天花板下的传统官灯、考究的明式家具、名贵的中药材……时光似乎凝固在了这里。时至今日，药铺仍在正常营业，每天不时有前来问医求药的顾客。若不是柜台上多了电脑，很容易使人产生穿越的错觉。营业中的宏济堂又何尝不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呢？

狭义的“宏济堂博物馆”位于宏济堂西号南北楼之间的地下展厅，300余平方米的展厅里，展出清顺治年间以来的各种中医医药书刊、中药生产加工器具、宏济堂遗存等500余件。

在众多与中药有关的展品，一个清代光绪年间的钱柜显得很另类。从宏济堂创立(1907年)到民国时期，这个座式钱柜始终“坚守岗位”，成为宏济堂从创业到繁荣的见证。

钱柜是古代商贸中使用的一种矮柜，大约与座椅同高，用于储存财物，类似于存钱罐。这款钱柜乍一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木质箱子，柜面偏前位置刻有一条长10厘米左右的口槽，钱币可从槽中投入。除了放钱，平时又可供坐用，一柜两用，故也称“座柜”。

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上大量流通的是铜币，民国时多用俗称“袁大头”的银元，所以在纸币流行开来以前，商家用的储钱箱就是这种钱柜。这种钱柜有个妙处，硬币从上方狭缝中投入以后，除非你掀开钱柜的盖子，否则就没办法再取出钱，以前古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防盗。民国时纸币的流通量逐渐增加，这种钱柜也就慢慢地被舍弃，如今倒成了稀罕物。

宏济堂的钱柜更具传奇色彩，据说当时店中的钱柜平日无人看管，每个用药者可以根据经济情况随意向钱柜中投钱，无钱者可以免费取药。很快，宏济堂在老百姓中间树立起良好口碑。

据宏济堂的老员工回忆，宏济堂创立之后坚持医者仁心，经常为百姓施粥、施饭、施甜沫。甜沫本是济南街头的特色菜粥，可是宏济堂施的甜沫料放得足，居然能做到“插筷不倒”，足见其诚。厚道制药，诚信经营，由此看来，宏济堂在短短几年内崛起绝非偶然。

【齐鲁忆旧】

## 忆昔初为人师时

□刘增人

1963年8月，山东师范学院一纸调令，把中文系四个、数学系三个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——她后来叫泰安师专，现在叫泰山学院。我就是中文系这四人之一。

我们一行七人，从泰安火车站下车，好像没有见到任何马路、楼房。雇了一辆地排车行李，七个人的全部行李，没有装满那一辆地排车。去学校也没有什么正经道路，沿着一条坑坑洼洼山水流淌的小径，我们颠颠哒哒来到这就要一辈子教书的地方。学校很简陋，主要建筑就是一座三层的教学楼，我和高照福、张兆勋两位学兄合住在一间教研室(李长芹兄因故很快回到他的故乡曹县，在那里有了更大的发展)，每人一张床板，两根板凳支起来，一张三抽桌，还有一个一米高的书橱。没有自来水，教学楼东头有一眼井，井口按一部解放牌水车，推着转圈费半天劲推上水来，一松手，噗的一声又落回去了。洗件衣服，要来回折腾好几次。学校有两个教学单位，一是轮训处，负责培训各地选送的中学骨干教师，由老教师执教；一是函授部，负责山东西部六七个地区的函授教学。我们三人，自然都在函授中文组。虽然艰苦，倒也是一群快乐的单身汉。

深秋初冬，备课结束，我们就要体会为人师的甘苦了。因为各地生态不一，对函授教学的想法也差别很大，所以走到哪里，都有学问。

生活最丰富多彩的是在菏泽。我们住在师范，四个人没有一块手表，函授站借给一个马蹄表，谁上课谁带上，好掌握时间上课下课。周末晚饭，有不收粮票的地瓜，一般是像小手指头大小，交五分钱管饱。我们四个人能消灭堆满一个小圆桌的地瓜。到晚上可就遭罪了，屁声此起彼伏，一个比一个臭，半夜了还得去操场溜达。但文娱生活特别丰富。那时菏泽的教育与文化是合署办公的，挂牌是文教局。晚饭过后，局里的老师就喊：泰安来的老师看戏了！我记得有两夹弦、枣梆、大平调、四平调等，自然还是豫剧更流行。清早起床，就听见门外老少社员都会吼两嗓：“辕门外，放起了，三声炮，嗷嗷嗷……”学兄曹伦元有时也来两句他唯一的一首歌：“小扁担，三尺三……”，不是跑调，而是一直就不曾着调。

最艰苦的是禹城。那里的县招待所里，母猪到处自由游逛，自以为就是主人。住客发现有蛇钻进墙洞里，就用香烟烧尾巴，蛇拼命往里钻，大概挺难受，住客却哈哈大笑。吃饭时隔壁客人说，他们在外间打扑克，往里间屋扔只鞋，就砸死一只老鼠。我们刚到，不明就里，看到门前两缸水，一清一浑，就用清水洗头发。谁知洗得头发发了饼，梳都梳不开。原来浑的才是甜水，可以饮用、洗濯。

最憋屈的是临沂。到汽车站接我们的后生说，得先去见见诸葛老师，才可以住下。我们随他曲曲弯弯到达，只见特别高的台阶上，房门黑洞洞的。我们拾级而上，模模糊糊见到里边一铺炕，炕上一卷好像是狗皮圈起的被窝，被窝上斜靠着一位留黑胡子的长者。后生通报说，泰安的老师来面授了。老同志把半躺的身子换了下姿势，算是知道我等来了。我们走进屋里，首先看见的是老同志脚上一双半黑半白的布底袜子直冲着大门，扎着裤腿脚。只见胡子，不见表情。老同志说了几个字，后生才把我们带到招待所住下，一路上直解释，说老诸葛是个好同志，更是老革命，战争年代受过伤，有点小脾气，局里上上下下都让着他，包括局长……

伙食最好的是沂水。我们借住在小学里，没有伙房，函授站的同志特地雇一位老者为我们做饭。早上是新摊的玉米煎饼，咸菜用香油浸泡着。中、晚两餐是从集上买来的新烙的锅饼，一层香香的芝麻。菜是三块石头支一锅，花生油、椿芽炒鸡蛋。椿芽刚从树上掰下，鸡蛋来自隔壁大嫂自养的母鸡——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椿芽炒鸡蛋了。

与我们关系最融洽的是聊城。聊城函授站的老师，从到汽车站接着我们，一路上就断不了说笑。他自嘲说，咱这聊城，你可别瞧不起，风沙不要钱，够够！饼干全省第一，最硬。有个拾粪的社员，从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，纸不结实啊，掉马路一块，不小心让汽车过去轧了。老社员心急，完了完了，这回饼干算是碎了。不想那汽车轱辘把饼干轧进马路里了，饼干倒是整的。可怎么挖出来呀？老社员用他的粪叉子挖，挖呀挖，粪叉子挖断了，饼干还没有挖出来。有人走过，说你憨啊？用饼干挖啊！果然就成功了……当时我们觉得并不多么可笑，因为就是那样的饼干，我们也从没有打算尝试。边走边还得注意：我们四个人没有任何人有背包，哪怕是塑料的。教材、参考书、备课本和牙刷、牙膏，有的用包袱皮裹着，有的用报纸一扎装在网兜里了，都挂在函授站老师的自行车大梁上、后座上，不管丢了哪样，都挺麻烦。

【齐鲁风物】

□木茜

## 谷雨三朝看牡丹

谷雨三朝看牡丹。又是四月天，又是芳菲至，带着向往，带着憧憬，走向菏泽牡丹之旅。一路追随天真烂漫的春天，像个稚气的孩子，欣欣然，奕奕然，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土地。

此行与一场春雨不期而遇。谷雨时节，适逢春雨。春雨沐浴着万物，天地焕然一新；春烟笼罩着大地，花乡一片迷蒙。听说牡丹初放，雨水如果太大，就会伤害牡丹花，心中有些忐忑，有些惴惴不安。想到昔日洛阳假牡丹，不知菏泽此行能否满足内心夙愿？能否圆了我相约牡丹的梦？

细雨霏霏，陪同的朋友说，春阳中观牡丹，固然很好，但微雨中赏牡丹，却会更加惬意，有着与众不同的情趣和风景。

清晨八时，如同虔诚的朝圣者，怀着满满的渴盼与久久的期许，走进了菏泽牡丹品种最多、面积最大的园林——曹州牡丹园。尚未入园，已闻到氤氲淡雅的清香。进得园中，放眼望去，偌大的园子，在雨雾的笼罩下，亦梦亦幻，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气息；云雾缭绕，犹如神话中美丽的天庭。因这天时，因这地利，未曾走近牡丹，已隐隐约约感受到王者的气度与雍容。

“心若相知，无需语言。”沿着花径徐行，目光所及之处，红、白、粉、紫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，铺天盖地一般，正倾其生命绚丽绽放！刹那间，我屏住了呼吸，心脏似乎停止跳动。唯一要做的，只有极力睁大双眼，决眦饕餮。是惊艳？是感动？还是相见恨晚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

濛濛细雨，徐徐清风，俨然对牡丹花儿一次生命的梳妆和洗礼，一株株牡丹如粉面含羞的西子或贵妃，更加姹紫嫣红，更加青翠靓丽，更加千娇百媚，更加摇曳多姿。娇艳的花瓣上，滚动的雨珠，晶莹剔透，似一颗颗珍珠；玉润珠滑，如一滴滴美人泪，香腮凝露，衬托得花儿更加洁净柔美，更加高贵典雅。

天生丽质，天然雕饰。艳阳一般的“五洲红”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紧密相连，像热情似火的菏泽人，真诚接纳远方的每一位客人；名为“酒醉杨妃”的牡丹花，丰硕的花儿微微低垂，似乎含情脉脉，浅粉色的花瓣像不胜酒力的杨贵妃，雍容华贵，娇羞垂首，让人迷恋，让人陶醉，让人懂得为何皇帝甘为红颜输了江山；传说中的“葛巾”，虽然不如白牡丹“莲鹤”那般冰清玉洁，也不如红牡丹“绣球”那般耀眼璀璨，更不如太空牡丹那般硕大和珍贵，但是《聊斋》里读了她的传说，就再也不会忘记她的名字。

穿过浩浩荡荡的花海，前往牡丹博物馆。馆内陈列着的一块块亮闪闪的奖牌，摆放着的世界花卉展评的获奖证书，一一见证了菏泽“中国牡丹之都”的名不虚传，菏泽牡丹已惊天地。

“有人说你娇媚，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；有人说你富贵，谁知道你曾历尽贫寒……”嘹亮的《牡丹之歌》在耳畔萦绕。牡丹经历坎坷，却不计前嫌，依旧光明磊落，依旧自信执着，不能不令人钦佩仰慕。正是因此，天下文人墨客争先恐后，甘为牡丹吟诗作文，甘为牡丹描画谱歌。“春

来谁做韶华主，总领群芳是牡丹。”完美大气、雍容华贵的牡丹花，没有愧对“花王”的美称，倾国倾城的天香国色，更不愧为中国的国花。

雨不知何时停了，暖阳跃上蓝天。牡丹花在艳阳的照耀下，呈现出更加傲人的身姿，显得翩若天仙，异于流俗。馥郁的香味更加强烈地弥漫开来，迫不及待，不容阻挡地沁入心扉。陪同朋友说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，天公作美，一日之间却体味到晴雨两重天，难得的赏花境遇！“春风如醇酒，著物物不知”。不为春风，不为醇酒，我醉了，醉于国色天香，醉于氤氲芬芳。我是独步词坛的李清照？还是笑傲沙场的梁红玉？我是酒仙李白？还是酒鬼刘伶？牡丹的芳香让我如同大口大口喝着天然美酒，沐浴在芳香四溢的香水天地，忍不住高歌，同行者为我的随性大笑，我也笑了，笑得无所顾忌，笑得肆无忌惮。何人不爱牡丹花？我为牡丹歌与狂。置身花的海洋，柔弱的心底如同排山倒海的波涛，狂笑、狂喜、狂歌、狂想……

田间、地头，大片大片连阡接陌的牡丹花，让菏泽成为真正的王国。

菏泽人民不断地研究和探索，牡丹的花瓣酿制出芬芳的牡丹酒，制作出香甜的牡丹糕，花籽提炼出昂贵稀缺的牡丹油，花瓣加工出清香怡人的牡丹茶，牡丹根加工成非常有价值的药物“曹丹皮”……牡丹花成了造福百姓的“富贵”花，牡丹树成了真正的“发财树”。

这里是牡丹的土地，这里是牡丹的春天，徜徉牡丹花廊，谁能不爱微笑的花？